



【浮世绘】

腊月农家喜事儿多

□许志杰

进了腊月，农家的喜事儿就多了起来，村里不时传着谁家儿子要娶媳妇了，哪家闺女要出嫁的喜讯。

老家人把娶媳妇叫“绛媳妇”。绛是大红的意思，是不是这个“绛”字拿不准，音是这个音，意思与“娶”应该一致。闺女出嫁叫“奏媳妇”，我理解这个“奏”是“做”的土话读音，做媳妇之意。母亲那一代老人还把闺女出嫁说成映托（或应托）闺女，毫无疑问这也是土话。听口气推解其意，似是尽最大努力让闺女光鲜亮丽地“奏媳妇”，多陪送点嫁妆什么的。旧时，父母给儿子娶媳妇倾尽家底儿乃天经地义，嫁闺女则是量力而行，家里富裕就多陪送点儿；实在拿不出，娘心酸，闺女难过。映托闺女，是母亲那种五味杂陈心情的委婉表述。此理之下，儿子绛媳妇隆重热烈，闺女奏媳妇会显得简单许多。

农家人把喜事儿定在腊月来办，至少有三重设想。首先是为顺应天势，遵从春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自然规律，人与四时融洽相处。其次又是一种经济实惠、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生活方式。进了腊月就是年，办喜事儿和过年凑到一起，很多礼仪性的迎来送往就可以统一筹划，能合二为一、一并办理，能省则省，把喜事儿办得兴高采烈，兼顾过年应有的礼节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再者就是喜事儿连着过年，新人新年新气象，这叫喜事连连、喜上加喜。当然，老人们的打算更是如意，那就是来年秋天收获的季节能抱上大孙子，添丁纳福，这又叫喜事不断线。再说，冬天对于农家人来说，相对清闲，有更多的时间操持喜事儿。

如此序列缜密的设计理念，基于农家人对于孩子喜事的高度重视，每一个环节严丝合缝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以绛媳妇为例，什么时候相亲，哪天提亲，什么时间定亲，仪式选吉日良辰，细节尽在掌握中。节拍如同跨栏运动员，每一个动作都在点儿上，不可稍有疏漏。为此，家族的长辈们聚在一起，多次磋商，综合家里的具体条件，量入为出，制定既要顾及面子还要考虑里子的操办方案。推举一位本家族精明能干、具备相应管理水平、能够公正处事、善于协调、年富力强的亲人为本次喜事儿的总管。在总管的麾下，根据需要，分派若干跑腿的，处理相关事务。

大政既出，各路人马分头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中。购置喜事用品的，给姥爷舅舅大姨小姑报喜的，当差的小步快跑，决不懈怠。总管一日一汇总，三天一调度，气氛欢快，有条不紊，渐次推进。

我在农村生活时岁数还小，家族是个人丁兴旺的大户，曾祖父的好几个兄弟还在，每遇大事必出场，爷爷辈的都插不上嘴，我等毛孩子打酱油也轮不着。但有几件事是我自己经历过的，很有时代感，说来情深话长。

1975年腊月哥嫂成婚，这是我们家族时隔二十多年长子长孙的又一次婚庆大典，上一次是父亲作为长子长孙迎娶我母亲。消息传开，村里左邻右舍纷纷前来看喜，送到家里或两块钱或印着大红喜字的洗脸盆、铁皮暖水瓶、床单、枕巾等。哥嫂的新房里不几天就堆满了各种礼品，甚是壮观。

看喜，如同现在婚礼上的随份子，予以表达祝贺、祝福之意。但老家的看喜与城里人现行的随份子有很大不同。城里人是看着通讯录把认为有些交际、足以达到随份子这样情谊的亲朋好友

通知一遍，进行预热，临近办喜事的日子再予以确认，谁来谁不来，据此安排座次。老家的看喜程序与此相反，谁家办喜事，街坊邻里闻讯而来，把礼金、礼品送到家，才能确定人家是要来看喜，绛媳妇那天留出坐席的位子，提前一天把请帖送到府上。也有的在人家到家里送礼时一并把请帖呈上。这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，保持了一种贵族式的矜持，也不至于给本无看喜之意的人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负担，充满了应有的尊重。当然，这跟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狭窄的活动空间分不开，鸡犬之声相闻，东家长西家短，哪家有点事不出一天妇孺皆知。稍有区别的是，本家族不出五服的长辈和血缘近的亲戚，那是需要一家之主上门亲自汇报并当面邀请的，否则会因礼节不到而受到数落，脾气大的甚至在喜事当天故意缺席，摆个谱儿，给晚辈点脸色瞧瞧。

邻居们到我家看喜送礼金、礼品的那几天，正好父亲单位有任务，一个星期未能回家。那几年赶上政府提出移风易俗、喜事新办。父亲完成工作回来，知道看喜的事，提出哥哥的喜事要响应政府号召，不收礼金、礼品。父亲是共产党员，在铁路工作上多年，在家族中享有一定威望。此提议一出，得到母亲、哥哥以及家族长辈的赞同，决定不再收受礼金、礼品，已经收了礼品留下，礼金全部退回。父亲说，大家的日子过得很紧巴，一年挣不了几块钱，养家糊口，实在不易，这份情意我们全家领了，礼品、礼金就不收了。

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，还被父亲指派去给几家邻居退礼金。人家都是推来挡去，坚决不收，一个劲儿地说他们家绛媳妇时我家看喜了之类的话。母亲教我一招，不管他们怎么推辞，找个地方把钱塞下转身就跑，终于完成了父母大人交给的光荣任务。

第二件事是上小学三年级时，班主任许老师奏媳妇，嫁到不远的邻村。当地习俗，闺女出嫁时，要有一对金童玉女随拉媳妇的车一起送到婆家，雅称“压车”。什么意思？以此留住闺女家的念想，因为出嫁当天，除了这对金童玉女，不再有其他跟着去婆家，两个“压车”的孩子就是娘家人的全权代表。还是期盼未来儿女双全的意思？或许两者兼有，可见“压车”的孩子肩负的责任有多重。

能为班主任老师出嫁“压车”，真是莫大的荣幸，说明许老师喜欢自己的学生。许老师是村小学的民办老师，按规定结婚之后要把户口落到婆家，户口不在村里，就不能继续当民办教师了。三年级结束，许老师离任。过年她回娘家，我专门去跟她告别，又一直送她到村边的路口。

那会儿可没有小汽车拉新娘，用的是生产队的马车，把铺炕的席子拿来在马车上装个棚子，前后挂上红色的大包袱布做挡布，很像以前达官贵人出行坐的马车轿子。新娘和“压车”的金童玉女坐在车里，其他人跟在车后边做护卫，很是威风。下午还是这辆马车把“压车”的孩子送回家，每人得到两个糖火烧、两块糖、两个枣、一把熟花生。

经年累月，老家人办喜事的一些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，马车换成了小轿车，“压车”的金童玉女大概也换成了伴郎伴娘。唯有乡里乡亲看喜的形式依然保留着过去的样子，以发自内心的祝福，愿一对又一对新人在简单纯粹的生活中寻得真爱。

□李晓

在城里碰见来自老家的几个乡人，他们告诉我，老家林子里常有野猪奔窜，林子里很少有人砍柴了，问我在城里还要不要用木柴取暖。我的眼前，顿时浮现起旧年柴火的跳跃。

那些年一入冬，母亲就开始进山砍柴，她把砍下的刺槐、杨树、青冈、桐树、松柏、楠木、杉树、黄荆树的枝丫在屋檐下、院坝中堆码成圆垛形。远远望去，这些柴垛如给我们家那破旧的青瓦房打上的厚厚补丁。

砍柴的高潮，是在腊月，满山满岭的树都弯下腰来，低眉顺眼地等待农人去收拾它们旁逸斜出的干枯枝丫。母亲说，一年到头了，这也是给树木们理理发。母亲拿着的那把篾刀，在门前的砂轮石上磨了又磨，发出明晃晃的光。母亲背着背篋进山，出山时码在背篋里的柴，高出她的半个身子。瘦小的母亲，背起的是一座小山，蜗牛一样一步一步挪回家。

柴垛，在我少年时的贫瘠年代，也是一个农家腊月里准备的年货。看一个农家是否殷实，门前看柴垛，进屋敲谷仓。门前柴垛码得高大粗壮，屋里谷仓用手指敲打时发出沉沉之声，这个家庭就是让人羡慕的，它让主人有了面子，也让一家人在柴火旺旺里吃饱肚子。

那时父亲还在县城工作，砍柴的活就落在母亲身上。有一年腊月，父亲周末回家，他心疼母亲，就和母亲一道进山砍柴。父亲是县城机关的秘书，写起发言材料来洋洋洒洒，砍柴却显得笨手笨脚，刺槐树上密密麻麻的小刺把他的手掌刺出了血。我那一向感情有些敏感脆弱的父亲，突然坐在山石上哭了起来，母亲如哄劝小孩子一样对他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我自己来。”父亲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：“我托人给你在县城工厂找份工作，你莫种地了，莫砍柴了。”母亲生气了：“地不种，柴不砍，我们这一大家子吃啥，烧啥？我不去！”

有一年腊月，我家附近山梁的土公路上扬起滚滚尘土，腾云驾雾般开来一辆吉普车，惊动了整个小山村。孩子们大呼小叫着来到吉普车面前轮流抚摸着车身，乡人们说，县城里的大人物来了。乡人们口中说的这个大人物，就是父亲在县城机关的领导。那天，父亲陪县领导去村里巡视生产，乡里和村里的干部也一路作陪。我从小是一个怯生之人，等父亲陪着县领导回来吃饭时，我一个人和家里的大黄狗蜷缩在院坝中间木香漫漫的柴垛里。等他们吃完午饭，我

才蹑手蹑脚地回屋吃饭，结果还是被县领导发现了，他蹲下身，和蔼可亲地说：“我认得你啊，你跟你爸来过县城，我记得你作文写得很好。”天冷，我的清鼻涕在鼻下挂成了线，我囁囁着。“小孩子胆子要大一点啊，不然长大了怎么干工作？”县领导鼓励我。我终于鼓足勇气说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
我17岁那年高中毕业回家，接过了二伯给我在乡里铁匠铺打的镰刀、锄头、篾刀、铁锹。一套农具无声地告诉我，从此还原到了一个种地人的身份。我望着那沟壑边的土地，祖祖辈辈匍匐翻滚了一辈子的土地，土地上一季一季生长的庄稼，土地上耸起的林木，我就想，把自己的一辈子也交给它吧。

腊月里，母亲说，你跟我一起去砍柴。进入林中，松脂的香气、柏树的油味浸入肺腑。我在母亲手把手的指导下，学着去砍树上伸出的枝丫，干枯的枝条，空寂山谷里时不时传出枝桠断裂的声音。我和母亲各背着一背篋沉沉的山柴回家，我在前，母亲在后。母亲累了，她把背篋停靠在一棵槐树下，抚着胸口喘息。我也停下来等母亲，她望着我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家的担子，你就要帮妈挑一挑了。”我歪过头去，望见山尖上的雾梦幻一般飘浮着。

把山柴背回家，我们把几天来砍下的山柴在屋檐下、院坝中堆码成柴垛。一个农家有了柴垛，就开始迎接新年了。

也是那年腊月的一天，我家院坝的一堆柴垛突然失火，冲天火光把我家的房子映得如在火烧云上一样红。闻讯赶来的二伯说，让它烧吧，火头来了，可能好兆头也来了。

来年春天，我考到了离家3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工作。母亲说，看来是那把火给烧来的。

后来我进了城，在一家小单位里扎下了根。我还是一趟一趟回老家去。家门前那温暖的柴垛，是穿在我身体上的老棉袄。在风雪漫舞的大年夜，母亲从柴垛里抽出的枝丫在灶里熊熊燃烧着，锅里沸腾着乡间腊食的诱人气味，柴火灶里燃烧的老树根有时发出“轰”的一声响。母亲小声说，老树也是有魂的，这是它们的叫声。

年夜饭后，一家人在堂屋中间燃起的柴火旁守岁，鸟雀一样叽叽咕咕说着旧年收成、新年希冀。但守岁到天亮的，只有憔悴的母亲。天刚亮，一锅奶白的汤圆已在柴火灶上的锅里翻滚了。

如今，母亲也早已进了城。那旧时年月里的柴垛，时不时还在我心里“轰”的一声燃烧起来，照亮一些发黄的岁月。

【有所思】
那年腊月，温暖的柴垛